

神秘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Y OF CHINA FANTASY

九州幻想

www.9ZFUN.com

衣上征尘 ZOP

九州新长篇 ■ 潘海天
地火环城
地火之门洞开！

记忆之海 ■ 斩鞍
飘摇在回忆的葡萄海上

空宅记 ■ E伯爵
九尾狐智斗贪心鬼
县太爷热血救民生

水泡 沈璆璆 楚惜刀
燕然 天平 苏离弦 井上三尺
苏冰 夏笳 燕垒生



· 衣上征尘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九州幻想. 衣上征尘 /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04-2551-6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7244号

 九州幻想 · 衣上征尘 

作 者 :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 熊嵩

封面设计 : 沈一仙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 :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 frank@nwp.com.cn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00×1000 1/16

字 数 : 300千字 印张 : 18

版 次 :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04-2551-6

定 价 :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 (010) 6899 8638

我们的瓦尔登湖

文/靳鞍

我住的地方离著名的约塞米提国家公园不算远，每年都要去玩两次。去约塞米提的道路在深入内华达山脉之前会经过一段辽阔的丘陵地带，非常独特的风景：大大小小的缓坡绵延不绝——Windows的默认桌面取景自加州的酒乡索诺玛，中国用户因此对于这类缓坡并不陌生——与索诺玛海岸山脉的缓坡所不同的是，内华达山外的缓坡上总是零星但突兀地生长着几块尖锐的黑石头。初次见到这样的微缩石林，很难不为它们别致的造型所打动，但若仔细观察，就能看见这其实是因为土壤瘠薄。

缓坡是极美的。尤其是在一场春雨过后，褐黄的丘陵忽然就生动了起来：点缀在缓坡间的橡树爆发出清新的绿色；曲线柔美的山坡完全被及膝的青草覆盖，连那些黑石头都遮了过去；漫山遍野开满了白色的紫色的黄色的野花；山坡间的草丛间流淌着清澈的溪流，把牛儿马儿都吸引到溪边去。如同梦境！

梦境中的坡间溪旁有一些破败的房屋，油漆剥落的板屋摇摇欲坠，屋外的陈旧卡车浑身锈迹。这通常是当地牧场主人的住所。被美丽丘陵所覆盖的马瑞波萨县是贫瘠的，这些缓坡不能种植作物，只适合放牧并且只能支撑很少的牲畜。去年这个县的家庭中位收入不足四万三千美元，低于加州和全美水准，但这个县的房屋土地自有率高达67%，大大高于加州平均。从梦境中经过的时候，我想：这些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他们快活吗？

某教授曾经聊过她的家人：弟弟继承了父亲在俄勒冈边境上的农场，农场多半被松林覆盖，出产名贵的松露。他每年会花一个月的时间采集松露，然后用剩下的十一个月享受人生。同学们在惊叹羡慕的时候，我问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那些松露可以卖多少钱？教授说年景好的时候能卖到一万多美元。同学们脸上的羡慕立刻就被困惑所取代了。一万多的年收入，可以如何享受人生？

微博上转发频繁的一类内容是那些美景胜地，几乎每个转发的人都会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去啊！其实很多地方是转发众能去得起的，只是代价高昂，要放弃工作、爱情甚至未来。感叹，是希望在不降低现有生活水平的情况下还能享受不事生产的消费快感。随着我们长大成人，认识生活，感叹越来越多，奢侈的梦境露出不可接近的狰狞面目，渐渐地，也就只能在幻想里留下痕迹了。

Contents 目录 | 南淮瓦当



上海大裂谷 文/gray 253



燕垒怪谈之九 文/燕垒生 248



九州奇业 银匠 文/月之茧 245



九州 记忆之海 文/斩鞍 198



埃索 文/王文浩 180



九尾狐饲养手册 文/万用扳手 163



童言无忌·言传身教 文/夏笳 132



宅宅记 文/伯爵 072



九州 九州国家地理·风华再现(二) 主编/水泡 068



九州 络族与他的动物「朋友」们 文/恰好 060



九州 地火环城(三) 文/潘海天 001

凡向《九州幻想》投稿的作品(含文字与图片),投稿人必须保证拥有该作品的相关著作权。如有侵犯他人权利,投稿人承担全部责任。《九州幻想》对刊发的作品有编辑、修改、汇编权,以及单行本出版、海外授权出版和游戏动画漫画影视改编的优先权。《九州幻想》支付的稿费中已包括获得上述权利,以及自行使用或授权合作伙伴以网络或无线增值业务、制作周边商品等方式使用该作品的费用。凡刊发作品与图片因故未能联系的原作者,敬请及时与《九州幻想》联系,以便奉寄样书及稿酬。详询relate@9zfun.com。

✉ 编辑投稿邮箱:

✉ 骑桶人: qitongren@foxmail.com

✉ 恰好: Lbfqiahao@live.cn

✉ 老鱼: Oldfish9@live.cn

✉ 可可欠: cocoqian@9zfun.com

✉ 蛋挞: kurile@9zfun.com

✉ 万户: wanhu@9zfun.com

 卮言小语 文\骑桶人 280

 一片冰心照九州 文\苏冰 278

 孙行者阴司审秦桧 文\明董说 272

 射雕英雄传 文\老鱼 271

 所有人问老鱼 270

 编辑部涂鸦板 268

 2012来了！ 文\可可欠 267

 老妖山幼儿园的故事（一） 文\水泡 266

 彩色泡泡 文\丽端 265
马伯庸微小说六则 文\马伯庸 264

 《地火环城》电视剧精彩台词汇总（一） 文\加菲 262

 铁衣露重剑光寒 文\可可欠 260

 投稿邮箱: novel@9zfun.com

 投稿详情请见: <http://bbs.9zfun.com/thread-6177-1-1.html>

 读者反馈: fans@9zfun.com

 业务合作: relate@9zfun.com

 官方网站: <http://www.9zfun.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lorenzo>

 人人网主页: <http://page.renren.com/600003011>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07554>

 官方淘宝店: <http://ninlandstaobao.com>



地火环城

(三)

文、潘海天 图、靖与神仙

剧情提要：

在河络族的火环城资源枯竭的危急时刻，天启的皇帝派来了使者要求河络参与战争，否则就必须提供矿石。为避免加入战局，夫环熊悚下令继续向地下挖掘，却发现了可怕的巨大沙虫。同时，天启来的使者云胡不归受人控制刺杀夫环，被制服后一直昏迷，河络少女师夷将其唤醒。云胡不归被困火环城，等待着机会离开，直到他的同伴、夫环熊悚的老朋友、天罗的商人云胡不贾作为天启新的使者，也来到了火环城。云胡不贾带来了火环城急需的资源 and 工具，他要帮助熊悚继续向地下挖掘……

5

从绝壁高处落下来的瀑布把他们每个人都打湿了，这些水的温度很高，但是灰鼠卫队的领卫独鸦营山很享受这片刻的湿润。

地下矿道的热度已经高到了惊人的程度，矿工们挖掘的地方十分接近死火山的熔岩坑，隔着薄薄的岩壁，可以听到熔岩在山腹里滚动的声响，偶尔有些地方的熔岩会穿破岩壁，流到窄小的路上来。

即便穿着厚厚的帆布衣服，每半个对时就要被泼上一桶冷水，矿工们还是必须每两个对时就轮一班，退回到更高一层的栈道上去休息。

这里比盛夏的酷热更加煎熬。

夫环现在的模样让人有点害怕。他头发焦干，眼睛里布满通红的血丝，压在低低的眉毛下，凶光暴射。

他把越来越多的士兵派到地下，他们全副武装，带着重型武器，似乎正在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他自己则披挂的全套铁甲，骑在一匹灰毛巨鼠上，来去如风。但他们正在对抗什么，却对河络平民们绝口不提。

只有分布在最前沿的矿工才知道他们在和什么战斗。

独鸦擦去额头上滴下的水，他不知道那究竟是汗还是水，但反正很快就会被烤干。

“士兵的伤亡很多，昨天我们伤了七个人，折损了一人，前天是四个……”

“我不要伤亡数字，只要矿石。”夫环抓住独鸦营山的衣领，把他拉近自己，然后用可怕的红眼瞪着他。

“你得帮助我，独鸦，”熊悚说，梦里的情形像是条隐形的绳子，将他紧缚着，“你要理解我此刻做的一切，不挖出矿石，我们就无法逃离这个乱世，它对火环城意义重大。”

“我尽力，大人。”独鸦说。

他们正站在一面悬崖上往下俯瞰。

矿工们正在他们脚下不眠不休地日夜搭建栈道，灯笼好像一串发光的蜈蚣脚爪。为了抢进度，矿工们都过度透支了体力，严重的身体耗竭让他们格外疲惫，但是修筑在悬崖上的冲车道已经逼近了终点，只要再搭建一条越过瀑布的栈桥，就到达可以开采的矿脉地区了。

从悬崖上面落下来的水绵密不尽，但独鸦可以看清每滴水珠。他很长时间没有入眠了，疲惫反而让他的感知更加敏锐。他知道自己睡得太少了，所有的人睡得都太少，包括夫环本人。

虽然不知道熊悚的全部盘算，但是独鸦营山仍然信任眼前的这个人。熊悚是个天生的战士，他注定要为了保护火环城而战斗。

有人来报说：“赤甲来了。”

“让他来见我。”

悬崖上响起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走了过来，他们穿着一色的红色钢甲，赤红色的胸甲上雕刻着衔尾蛇的图腾。为首一名武士身躯庞大，面色黝黑，满身横肉，就像头狮子，没人会怀疑他的杀戮能力。看到他那张凶神恶煞的脸，簇拥在狭窄栈道上的卫士不用招呼，就向后闪出一条路来。他隔得老远就开口喊道：“终于召唤我了，我在锚溪谷呆得都快要渴死了！”

“渴？你是在说旱灾吗？”火掌问。

赤甲摇空转身用冷漠的目光瞪着矿大师：“我是说，再不让我的刀子喝点血的话，就要渴死了。”

“要用到刀子的地方很多。”熊悚沉静地说，转过身面对自己的老部下。

赤甲恭敬地砸了砸自己的头盔：“没有问题，我会好好招待他们。”

“独鸦，你比较熟悉情况，我要你带上暴风吼虎，设法找到沙虫的巢穴，让这些将风猛兽去撕碎它们。”

“谨遵钧命。”

“那我做什么？”赤甲摇空不耐烦地喝道。

“赤甲，把你的士兵派到矿道里去，我需要你的每一名重装步兵和弩手来保护我们的矿工，你的士兵要接管整座火环城的防务，对任何莫名出现的东西和怪物都要杀无赦。”

“很好。”本身就是怪物的赤甲满意地叫道。

“火掌，你那边还有什么问题吗？”

“马上就要开始向前掘进了，可是矿工们的体力全都透支了。”

“我们需要一个总动员令，让其他的平民来帮忙，让他们去维护巷道，去拖运小车，去凿排水坑，去打钎柱，去撬矿渣，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多着呢。我会发布总动员令。”

“确定如此吗，大人？”

虽然在火环城的河童殿里，小河络们的玩具就是矿工镐——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受过挖洞的训练，他们到处挖坑，经常把老师绊倒——全民挖矿是可能的，过去有过这样的先例；但平民下到矿道仍有一定的危险：他们对地下和熔岩的情况不如职业矿工了解，他们甚至听不懂矿工之间的黑话，因而他们的死亡率也远高过矿工。

“这可是要大干一场啦。”摇空高声喊道，满意地搓着手掌。

“我们是矿工城，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墨晶矿的黑血，他们会干好的。”熊悚拍了拍火掌肌肉结实的胳膊，“我会征集所有的人，所有能腾得出手的人，但别把他们派到关键的地方，别让他们碰到那些鬼东西，明白吗？”

“什么时候开始？”

“万铁之神在上！当然是今天！我已经让蝗眼准备多余的矿工装备了。”

“我们一定能度过难关。”熊悚仰着脖子说，热水顺着他的头盔流淌，一阵阵的地震撼动他们脚下的大地。

“我要你们全心全意地服从我，不论我要你们做什么——否则火环城就将覆亡，或许，它即便依然存在着，但灵魂已经被抽离了。”

赤甲和火掌、独鸦相互对视了一眼，齐声说道：“诺。”

6

矿工的装备包括两只皮袋、带脸罩的头盔、厚防火服、干食品、锯子、铁镐、单刃手斧、长管水罐和一卷长绳。



找到适合沙蛤使用的工具，要比其他河络麻烦——沙蛤的个子最小，比其他的河络还要矮上几分。镐把对他的手来说太大，衣服太宽，裤管一直拖到脚面，即便是最短的单刃手斧，他背在背上，也如同蚂蚁撼大树般可笑。

他就拖着这么一套庞然大物般的矿工装备站在大灰环入口前发呆，百般不愿意离开温暖的厨房炉火，钻入到鬼怪横行的地下去。可是夫环的命令不容更改。

“或许，我可以找到什么理由不去。”沙蛤暗自琢磨。阿瞳的铁兵洞十分忙碌，所以小铁匠免去了挖矿的活儿。至于师夷，沙蛤怀疑她纯粹是因为没有职业而被遗忘在所有人之外，沙蛤深切地为她感到遗憾——挖矿总比无所事事要强吧。

他还在那儿想东想西，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沙沙声从脚边传来，好像有谁在呼唤他：

沙蛤沙蛤沙蛤！

他愣了一愣，一群甲虫猛地从他头顶嗡嗡地飞过，然后落到一边的石柱子上，排列整齐。它们的角上套着红色的管子，说明这是一群正在受训的甲虫。

沙蛤刚意识到危险，虫师射牙大婶已经大山一样横在了他眼前，朝他伸出一只铁铸般的胖手来：“你欠我的虫呢？”

沙蛤僵住了。

“欠你的什么虫？”他半仰着头想了半天，艰难地问。

独角仙和鹿角锹举着大角，在他周围歌唱：欠的欠的欠的！

“当我不知道么，你养的那只死蜥蜴偷吃了一只甲虫！那是我个头儿最大的铜壳甲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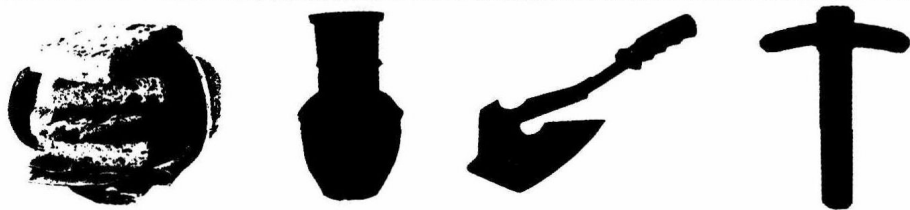
“我赔不起。”沙蛤低声说。他很想分辨那不是他的蜥蜴，但是阿瞳说，不能出卖朋友。

射牙大婶严厉地盯着他看，河络得等到十四岁以后才可以拥有私人财产，她遗憾地想，到那一天，沙蛤还需要很长时间呢。

“那就替我打工！每天的宛时到夜里瀚时，这段时间你都得替我卖力干活儿！直到我觉得可以的时候，就放了你。”

沙蛤的脸变成了灰绿色。

宛时到夜里瀚时！他会错过午饭时间，然后再错过晚饭；他会错过新蒸的包子出笼的



那一刻，在所有人闻着热气腾腾的香气时，他必须呆在臭烘烘的鼠圈里，吞吃冰冷的饭菜和汤，上面还飘着鼠毛！他可不想到射牙的薰鼠工场打工。

这一刻他只希望自己身在矿坑的最前沿，然而身型壮硕的射牙已经抓住了他的腰带，气势汹汹，如同山上杀奔下来的强人，准备将这一战利品拖回山寨。

沙蛤闭上眼睛，绝望地想着：**快逃快逃快逃。**

但他知道自己最多只是想想，却不敢付诸行动。

射牙大婶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用力过猛，她扯开了沙蛤的腰带，沙蛤肥大的上衣中掉出来一副骰子。沙蛤看到骰子在地上骨碌碌地翻滚出鲜亮的四点红色，那是云胡不贾送给他的礼物，突然之间，那名异族商人的奇怪话语又跳到了他的耳边：“听即是言。”

听即是言。

对沙蛤来说，倾听比表达要容易得多。

他听到自己的这种恐惧好像流水四溢，在隧道里蔓延开来，滴答有声。

快逃快逃快逃。

突然之间，规规矩矩地落在射牙身边的那些甲虫不安地振动翅膀，它们惊慌失措地飞向空中，有的向着火炬，有的向着灯笼，乱飞乱窜，有的在空中相撞，有的落入火中烧得嗤嗤作响。

它们一起在沙蛤的耳边狂呼：

快逃快逃快逃。

他听到了这些话，然后将它们在自己的脑海中不断放大，放大。

甲虫们一起扇动翅膀，流星一样撞入黑暗的洞窟中。

沙蛤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风波。

射牙暴跳如雷，她眼睁睁地失去了自己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只甲虫，如果她不赶紧把这些疯甲虫召回来，放回笼子，也许还要失去更多。

“小鬼头，你施了什么妖法——等着我，我会再抓住你的……”她那庞大的身躯跳了起来，追逐造反的甲虫群而去。

沙蛤则抓住机会，捡起地上的骰子，收拾起他的所有装备，朝大灰环底跑去。

他跑得从来没有这么快过，身上的各类工具叮当作响，小小的心脏都快要爆炸了，同时却充满狂喜。我可以和那些甲虫说话了，他想，它们能听懂我的话。

这大概是他最快乐的一刻了，直到另一座如山般庞大的身躯挡住了他的视线。

狂牛陀罗瞪着一双绿豆眼，挑剔地打量着沙蛤的全身装备：“下次他们大概会把婴儿派来了吧。”

“我记得你，小子，”他叫嚣道，“你宁愿打翻一锅汤也不让我喝。”

“不是这样的……”沙蛤徒劳地想要辩解。

狂牛扭头喊道：“喂，长笔，让这小子和我搭班，我要带他见识见识真正的矿工生活。”

负责登记矿工名录的书记员带着有何不可的表情点点头，朝助手招了招手，沙蛤还没明白过来，兜头一桶冷水就泼到了他身上。

“听着，你要是拖了我的进度，我就打死你，明白吗？”狂牛说道，一手拎起沙蛤，顺着铺好的栈道向下走去。

狂牛陀罗也许是矿工中个子最大的一个，他站起来可以摸到巨鼠的鞍背，力量也是矿工中数一数二的，但狂牛分配任务时，却让沙蛤搬更重的东西。他们一起抬矿道撑木的时候，狂牛还有意让沙蛤抬更粗的一头。

火掌舒刺匆匆路过的时候，瞥了他们一眼：“沙蛤，你行吗？”

“我……可以吧。”沙蛤说。他脸色苍白，紧咬牙关，却不肯认输。

“每一项使命都是有意义的。”这是阿络卡说的，沙蛤决心在僵直的手脚和酸疼的肌肉间找到意义所在。

熙熙攘攘的道路突然中断了，他们被一条湍急的地下河挡住了去路，河边拥挤着一群群的矿工和平民，有的要下行，有的要上来。河中心本来有一座木桥，但被急流冲垮了。所有的人都在吵吵嚷嚷，正在抢修木桥的锯木狗气急败坏地回喊道：“……到那边去，那边有个浅滩可以过河，别来烦我们了。”

走在前面的狂牛打量了一下水情，领着沙蛤往下游走去。

“他们说的浅滩不是这边吧。”沙蛤看见其他人都转向另一个方向，有点疑惑。

“你少来教训我，地上跑的杂种。”

“我不是杂种。”

“闭嘴。”

他们是向着悬崖外延走去的，可以看见地下河在悬崖边缘破碎成万千玉珠，然后突然消失在边缘处。

“让他们去排队走浅滩吧，这么多人，得排上半个对时才能过河。”狂牛说，“我带你走捷径，如果不是杂种，你敢来吗？”

“我敢。”

狂牛斜眼看了看沙蛤，三下两下扒去衣服，一步跳进了急流。他在水里晃了两下，稳住身子，然后膘了沙蛤一眼：“喂，这水太深了，你还是别下来了。你不敢下来的吧？”

“我可以。”沙蛤说，扶住撑柱跳了下去。

狂牛陀罗嘟囔了一声，拖着撑柱的另一头，向前蹬去。他故意挑水流最急的地方走。水

势凶猛，就连个子高大的狂牛也被冲得摇摇晃晃的。

沙蛤咬着牙，使劲儿地推着撑柱走，但他的个子太小了，走了两步，就被水卷着漂了起来，猛地一下松了手，狂牛也没有抓住。

五十多斤重的大木头柱子被水推着撞在沙蛤的肩膀上，沙蛤踉跄了一下，呛了一口水，心里一慌，在光滑的岩石上滑倒了，眼看着撑柱瞬间就被水流卷出了十多丈远，消失在瀑布里了。

沙蛤好不容易才扒住一块露出水面的岩石，把头探出了水。

狂牛陀罗眼望着瀑布发了一会愣，转身推开水花，慢腾腾地朝沙蛤走来。

“我是怎么说的，”他吼叫道，“你把柱子搞丢了，你是存心的吧！”

“我不是……”

“你要不要打架，要不我们来打架吧？”狂牛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兴奋地说。

沙蛤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上颚，他上次摔掉的牙齿缺口还在。

“别打我，这里站不住脚。”沙蛤艰难地吐了一口水，说。

狂牛陀罗却懒洋洋地说：“我喜欢就打，不喜欢就不打。”

他在对沙蛤伸手可及的地方站住了脚，低头俯视这个小孩。

沙蛤拼命地抓住滑溜溜的石头，身边奔腾而过的大水发出雷鸣般的巨响，砸在下面看不见底的深渊里。沙蛤的心里升起一股恐惧。他望着对面那张丑陋的大脸，明白过来，狂牛是真的不在乎他的生死。

他惊慌地抬头四顾，在这黑暗的地底深处，只有远处一队队路过的河络扛着沉重的撑柱，稀里哗啦地踩着水跑远。他甚至无法高声呼救，因为只要一张嘴，冰凉的河水就灌入他的嘴里。

但是他能够和甲虫说话，也许他也可以和这头狂牛说话呢？

听即是言。沙蛤开始盯着狂牛宽宽的额角，使劲地想着，快逃快逃快逃。

“喂，你盯着我看什么？”狂牛发现了，他骂骂咧咧地冲了上来。

“快逃。”他想得太用力，不小心说出了口。

“逃什么？”狂牛陀罗说，扇了他一记耳光。

沙蛤脸上火辣辣地疼，却不得不用所有指头都拼命地扒着石头，只怕一脱手，就会和撑柱一样被冲下去。

怎么不灵了，他的魔力失效了吗？突然从水里跳出一只蝶螈，趴在沙蛤眼前两尺远的另一块岩石上，不停地叫：“小心小心小心。”然后掉头窜入水中，冒出一朵小小的水花。

狂牛把丑陋得像牛一样的宽鼻子一直伸到沙蛤的脸前，“我听说那杂种商人送了你好多东西，把它们都送给我，我就帮你上岸。”

沙蛤挣扎着仰起脖子，把头探出水面，“不可以。”他大声说，使劲抬起头，又呛了一口水。

“那，就有点难办了啊。”狂牛挠着自己的头说。

“嘿。”一个冷冷的声音闯入他们之间，让狂牛吓了一跳，转过头去，却发现离他们数尺外的岸边，站了个异族少年。

“别管闲事。”狂牛咕哝着说。他的个头比这个蛮族少年矮了半个头，但块头却要粗壮得多。他从腰带上抽出锋利的铁镐，威胁地瞪着眼前的人。

云胡不归笑了起来：“你？要和我打架？”

狂牛陀罗有点犹豫：“别管闲事，我打断过一个人的鼻梁骨，咔嚓一声，清脆极了。”

“是这样打的吗？”

陀罗只觉得眼前一花，还没看清对手的身影，已经被一脚蹬在了脸上。

狂牛的头向后一仰。他意识到云胡不归正单脚立在他的脸上，好像踩着根高跷一般，一根烧红的铁条插入了他的鼻腔，鼻血正在从他粗笨的脸上流出来，肯定有什么东西断了。他很想努力把这个人从自己的鼻子上赶开，但已经可悲地失去了平衡。

他向后摔入水中时，双手无用地狂舞，砸起了成串的水花。

沙蛤再一次从浪头下冒出头来，狂牛已经从水里浮起来连滚带爬地跑远了，而云胡不归就蹲在眼前的岩石上，一对酒红色的眸子盯着自己，沙蛤不由得吓了一跳。

“喂，水里感觉如何。”云胡不归说，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一伸手，抓住沙蛤的后脖子，将他提了起来。

沙蛤个子矮小，被他伸长胳膊，提在手里，两脚还沾不到水面。云胡不归看上去身体瘦弱，却轻轻松松地拎着沙蛤，希里哗啦地踩着水上了岸。

沙蛤瘫在地上吐了一会儿水，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问：“你怎么在这里？师夷和阿瞳他们呢？”

“不知道，我又不是他们的保姆。”云胡不归不耐烦地说。

矿道肯定不允许一个异族人在此闲逛的，沙蛤不清楚云胡不归是怎么躲过警卫眼睛的，但他觉得这个瘦瘦的年轻人一定有很多办法。

他面色苍白地翻过身来，对云胡不归说：“我能听懂动物们说话。”

“是吗？”蛮族少年没什么兴趣地点了点头。

“但是没有用，我没法让狂牛听我的话，他还是打了我。”

“当然没用，你才刚明白一点儿呢，这是初阶的虫语术。你们的虫师训练甲虫，也需要这一套，不过那个什么射牙的能力很差。下一次，你可以试着让蝶螈或者甲虫去咬他们。”

“真的吗？”沙蛤想了一想，“有没有力量更大一点的动物？”

“你的个头太小了，我也不清楚个头更大的动物你能否使唤得动。”云胡不归说。

“你能教我吗？”他问。

“我不行，不过，云胡叔叔一定可以，他手下有些仆人也行。”云胡不归朝他点了点头，“你走得动吗？我要继续往下走走看看了。”

“你在找什么吗？”

“没找什么，你们的夫环给了我一个教训，我对河络所知甚少。我要保证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他用淡漠的眼神看着沙蛤说。

“我们只是在挖矿。”沙蛤解释说。

“只是挖矿，需要这么多手端劲弩的警卫？他们可都是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云胡不归嘴边浮出一抹冷笑，“你们的夫环，有事情在瞒着你们呢。”

沙蛤无言以对。

猛然间，他们一起听到了前面传来的惊呼，好像山崩一样剧烈，还夹杂着“到这儿来，到这儿来”的呼喊声。

云胡不归一骨碌爬起来，听着那些喊叫，一皱眉头，飞也似的奔了过去。

“嘿，那边是矿区，我们不让到那边。”沙蛤喊道，但是云胡不归已经跑远了。沙蛤犹豫了一下，爬起身来，也拔腿朝前方跑去。

大群的矿工围成一圈，正乱哄哄地议论，四面高处警戒的铁弩哨兵也正朝这边赶来，反而没有人注意混在人群里的云胡不归和沙蛤。

在一处幽深曲折的试掘巷道里，矿工们清理出了一小块空地，露出在黑暗中闪着荧光的矿石。

但是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力的不是矿石，而是一幅巨大的图案。

那只能是一扇大门，它平躺在地面上，有着硕大无比的圆形门框，门框内是满幅的漩涡花纹和缠绕的花卉，还有密密麻麻的神兽图腾，全都凸浮在坚硬的石头上。它看上去仿佛拥有生命，有着柔软的骨节和枝条。

石头是河络的纪念碑，河络们本来就相信，石头上刻上了字和画，就拥有了生命。但是这一次，这扇大门所拥有的生命一定是他们从未了解的，因为那些文字和符号虽然看上去都属于河络文的体系，他们却一个也认不出来。

火掌舒刺被矿工们叫了过来，瞪大双眼，也只认出火鸟毕方、三足乌、赤练蛇等一些神

兽。它们用黄金贴面，在数十盏提灯下晃动，光芒四射。

“烛阴之神！这些图像石可以移动！”他喊道。

那些雕刻着神兽的图像石一共有三百六十块，确实可以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轨迹滑动，它们看上去十分沉重，却可以轻易地用一根指头推动。可以一个一个地滑入大门中心的一个可以容纳三十六个图像石的内环，排列组合出无数神秘的图形来。

一台有着斑斓色彩的暴风吼虎爬了过来，这是个机械与生物的混杂体，有着带锯齿的钢铁头颅和脚爪，但臃肿多节的身体和控制系统都是由一种叫做风息子的生物生成的。驾驭者和风息子的母体形成某种感应，才能自如驾驭将风。

将风的形态依据其用途和各部落河络的喜好，多种多样，各不相同，而暴风吼虎一定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一种了。它立在那儿，体魄庞大，静谧岸然，又杀气毕现。

在暴风吼虎多节的背甲后部有一处凹陷，驾驭者就藏身于此。独鸦营山从将风里跳了出来，他还清楚地记得夫环的梦。

“大家别动，”他警告说，“地火之梦应验了。所有的人退后，让夫环来处理这件事。还有，去把解梦的巡夜师叫来。”

“去找巡夜师。”火掌舒刺也喊道。

“夫环外出巡逻了，等他一回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独鸦低声对火掌说。熊悚要走了他手下最忠诚可靠的二百个人，把他们作为巡逻队派到火环城的外围去，特别是西侧的森林地带。独鸦也不清楚为什么人手如此紧张的时候，夫环还要把一队队的斥候派出去，他到底在提防什么；但他已经誓言要信任夫环，无论夫环下达什么命令都不折不扣地去执行。

等待期间，矿工们都沉默不语。虽然他们几乎是最熟知地下世界的生物，但这等奇特的事情还都是第一次亲见。

“你觉得怎么样？这扇大门是通往黑暗之神的地狱，还是通往光明之神的宝库？”一位二等老矿工磕牙问火掌。

“我只管挖矿。”火掌舒刺黑着脸说。他熟悉挖矿的所有危险，片帮、溃坝、冒顶、透水，或者炭毒爆炸，但这次下挖，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事情，都让他觉得难以掌控。

惜风与将风：风息子，又名惜风，是一种半植物半动物的存在，它可以依附在动物的骨骼上生长，河络会将惜风依附在死去动物或人工制造的骨骼上，催化它长成特定形状的惜风；河络可以与催生出的惜风合体，将其作为坐骑或外壳，以意念控制它们，河络与惜风的合体被称为将风。